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四

十八陽

莊公二十三

乙未年

十有八年

注。克寬纂疏。齊桓十年。晉獻公僖。諸元年。衛惠二年。陳宣十七年。紀其九年。宋桓六年。秦德二年。楚文十四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杜預注。無傳。不

書。日。官失之。重言日有食之。以三十六。詳見隱元年。孔穎達正義疏。注不書日官失之。正義曰。經亦無朔字。當云不書朔與月。注不書朔。脫

也。何休注。是後戎犯中國。魯蔽鄭瞻。夫人如苦淫決不利所致。除彦疏。注。是後戎犯中國。解云。即下文夏公追戎于濟西是也。注魯蔽鄭瞻

解云。下文秋有憂是。注夫人至所致。解云。即下十九年秋夫人姜氏如莒之屬是也。是陰勝陽之象。是以日為之食。穀梁傳不言月。不言朔。

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范甯註。王制曰。天子玄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故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是以知其夜食也。何休曰。春秋不言

月食。日者。以其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緣書乎。鄭君釋之曰。一日一夜合為一日。今朔日日始出。其食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自以夜食。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故穀梁子不以為疑。陸德明釋文。朝直通反。處昌慮反。楊士勛疏。注玉制至夜食。釋曰。此是禮記玉藻文。而云玉制者。謂王者之法制。非謂王制之篇也。此魯事而輒言天子朝日者。言王者朝日。所以顯諸侯朝朔也。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服玄冕。其諸侯則玉藻云皮弁以附朔於太廟。與太子禮異。其禮雖異。皆早早行事。而昨夜有虧傷之處。尚有。故知夜食也。徐邈云。夜食則星無光。張靖策廢疾云立八尺之木不見其影。並與范意異也。故雖為天子。必有尊也。貴為諸侯。必有畏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釋文。長丁又及。葉夢得獻不言日不言朔。說已見左氏夜食而朝見之。固食朔矣。何以謂之夜食。夜中星隕。此可見也。故書夜食。食於夜中。此不可見也。故不書。豈有不記其可見而記其不可見者乎。凡書日食以魯書。不以周書也。既曰諸侯朝朔。則不朝日。其食非所見矣。亦不得以王者朝日為義。張洽集註不書日朔。俱失之也。劉敞樞衡穀梁曰。不言朔。夜食也。非也。春秋闕疑。據見而錄。何以知其夜食而書乎。何休難之得矣。鄭玄強為文過。不亦誣人哉。假今日始出其虧傷之處未復者。即

朔日食矣。始不見其虧傷。云夜食可也。見其虧傷。足驗其食。非朔日食何耶。又曰。一日一夜合為一日。此適足以證其當為朔日食耳。穀梁又曰。何以知其夜食。曰。王者朝日。諸侯朝朔。尋穀梁此意。似云王者月朔。日故日之始出而有食者。得見之也。按禮記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南門之外者。謂明堂位也。然則天子每朔先朝日而後聽朔。諸侯每月先視朔而後朝廟乎。古禮既已散亡。今之說者不同。未足怪也。雖然。如穀梁之言。以述朝日則是。以解夜食則非。龍學孫覺經解春秋日食之例。有書日書朔者。有書日而不書朔者。有日與朔皆不書者。書日書朔。日食止朔。舊史之詳備。孔子因之以傳信也。日而不朔者。食不在朔。或在晦或二日。孔子以曆者之失。因而畧之。以正後世之曆也。日朔皆不書者。舊史所無。孔子闕之以傳疑也。春秋之間。日食不書朔與日惟二而已。亦足以知舊史所闕者亦少也。穀梁曰。夜食也。何休非之。當矣。杜謬會義曰。食義見隱公三年。杜註。見前杜預註。何註。見前何休註。穀梁曰。見前息齊高閔集註。隱二年日食不書朔。王夫正統也。桓十七年日食不書日。王無以紀天下也。至是朔日皆不書。蓋弛之也。此惠王元年之變。按長曆三月癸未朔而春秋弗正之者。因舊史以見王政之弛也。然春秋日食三十六。而後

世歷家推驗精者不過二十六。惟唐一行得二十七。而本朝衛朴得三十。獨此年古今算。不入蝕法。則其為變大矣。東萊呂祖謙集解呂氏曰。無日與朔。史失之。春秋亦無由追考也。災異之變。褒貶之義。蓋不在是焉。春山孫氏曰。兗孫復尊王發微。慈湖楊簡傳不書日。官失之也。慢也。春秋之亂。皆由于慢。易家鉉翁詳說夜食云者。必在丑寅之間。故晨興而猶可見。則亦屬朔日之朝。謂之晦日。其不可繫。穀梁曰。見前。鄭氏曰。見前。范甯註。穀鉉備忘。穀梁謂不言日。夜食也。劉氏駁之云。穀梁言諸侯朝朔則是。以夜食則非。胡氏云。非精於曆數者不能考。然杜注春秋以長曆推之。恐非夜食。姑闕疑焉。孫氏曰。見前。徐洽集註。程端學本義存耕。趙氏曰。不書日與朔。舊史失之也。義見隱三年。愚謂或經成而後闕之。亦不可知也。孫氏曰。見前。龍學經解。程端學辨疑。穀梁曰。不言日。上諸侯朝朔。愚謂日而夜食。人所不見。亦不為異。春秋亦當不書。設使書之。獨不可言某月某日夜。日有食之乎。劉氏曰。見前。劉敞權衡。俞臯集傳釋義不書朔。不書日。缺文也。穀梁傳見前。趙訪集傳不言日。不言朔。日與月差也。公羊傳曰。朔在後也。何休氏曰。謂晦日食。李衡集說著災咎之戒。

左氏傳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杜預注。王之親尊。后始

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故飲宴則命以幣物。賓助也。所以助歡敬之意。言備錢。陸德明釋文。醴。音禮。有音入。重古王饗醴命之有。信公二十五年。又信公二十八年王饗醴命。皆佚賓。孔穎達正義。注王之至備。談正義曰。王饗醴命之有賓。王為之設饗禮。置醴酒。命之以幣物。所以助歡也。賓助。釋詁文。周禮掌客王待諸侯之禮。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三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壹食壹燕。三禮先言饗。是王之親厚。后始則行饗禮也。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醕齊。五曰沈齊。鄭注云。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狀。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翦也。成而翦翦然蔥白色。醕者。成而紅赤。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酒矣。自醴以上九濁。然則以其无濁。故先置之。示不忘古也。知者禮運云。燔黍捭豚。下即云。以燔以矢。以為醴醕。是醴酒在先而有。故曰先置醴酒。示不忘古也。詩序曰。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備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饗禮有酬幣也。禮主人酌酒於賓曰獻。賓答主人曰酢。主人又酌以酬賓曰酬。幣。蓋於酬酒之時。賜之幣也。所賜之物。即下玉馬是也。傳稱饗醴命有言。其備設盛禮也。此注命之有賓。命在下。以幣物賓助。倍二十

八年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皆命不同者以彼有命晉侯之事故也皆賜玉五穀馬三匹非禮也註雙玉為穀音角字又作珪疏法雙玉

為穀正義曰蒼頡篇穀作珪雙玉為穀故字從兩玉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註侯而與公同賜是借人禮借于夜反疏註

侯而至人禮正義曰號君不知何爵稱公謂為三公也周禮王之三公八命侯伯七命是其名位不同也其禮各以命數為節是禮亦異數也今

侯而與公同賜是借人禮也假借同義取者假為上聲借為入聲與者假借皆為去聲要義王親群后饗醴命有獻酢酬及酬皆命有之等號公

晉侯同賜是以禮假人並脫前王恭林允叟句解十八年十七年晉武公年十八年晉獻公年春號公晉侯朝王時惠王新即位故西號公與晉

獻公俱朝于周王饗醴王為二君設饗禮置醴酒命之宥及至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其歡也皆賜玉五穀雙玉為一穀二君皆賜玉五雙穀音

角又作珪馬三匹馬皆三匹非禮也非命宥之禮也王命諸侯言王命諸侯之禮名位不同公侯之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上公八命侯伯七命不以

禮假人不以禮假借於人今晉侯與號公同賜是以禮假借於人也東萊呂祖謙傳統號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三匹非禮也

晉之來朝所以謝王命一軍之賜然晉是侯爵號是公爵此甚分明何故却一般與他蓋晉強號弱所以如此東萊呂祖謙傳議王賜號公晉侯王馬出處見前在武傳主意此篇名分謂天以名分寄之君人君不當認爲己有而

輕以假人以天立說本尚書天秩與禮一語吏之守幣者以財假人謂之

盜將之守邊者以地假人謂之叛財之在幣者非吏之財也地之在邊者非將之地也財非其財而擅施焉地非其地而擅棄焉其排抵譴訶也宜

哉爲官守幣吏也爲國守邊者將也爲天守名分者君也以天立說甚

高專財與地得罪於人則專禮以假人者豈不得罪於天耶天未嘗以名

分與人君人君不當認爲己有特寄人君俾守之耳一篇上意與地廣輪

之傳橫曰廣廣曰輪此言土地之大版籍生齒之繁版籍民數也自生齒

以上皆書於版此言人民之多兵甲卒乘之雄步曰卒車曰乘此言軍旅

之強象犀金縢之富皆君有之二者皆人君所得有獨名分者非君之有

也天未嘗與君故天以四海九州全付於人君惟各於名分何耶蓋分者

四海九州之所自立人之所輕天之所重也周惠王不知天之所重誤視

爲己物入本題事輕以假人而不甚惜惟誤視爲己有故敢輕以假人當

號公晉侯之來朝先是周惠王使號公命曲沃武公爲晉侯至此年惠王

新即僖。晉獻公亦初立。故號公與之俱來朝。惠王謂公侯相去一間耳。賜賚之隆。有所厚薄。吾心慊然。於是等其玉馬之數。皆賜玉五鼓馬三匹。不為之隆殺。不以公侯異爵而為次殺。殊不知天秩有禮。出書皋陶。誤主意。蓋本於此。多多寡寡不可亂也。因分之尊卑。為數之多寡。皆天秩之自然。假天之秩。以為私惠。誤視為已物外。何以繼天而子元元乎。則天之所以寄我者亂矣。天本寄我。而我以私意亂之。人心無厭。惟禮可以為之限制。侯而可假公之禮。如晉侯與虢公同受賜。是侯假公之禮。則公亦思假王之禮。以早假尊勢。必至此。惠王既假晉侯以公禮矣。賜公侯無隆殺。後數十年。周襄王時。而晉文有請隧之舉。據地通道曰隧。果欲假王之禮。天子葬禮用隧。公侯以下皆懸棺。而寔令晉文請隧。欲假王之禮也。非惠王啓其僭心。晉文遽敢爾耶。刺廬則及床。刺床則及膚。庶人而僭士禮。是僭大夫之漸也。士而僭大夫禮。是僭諸侯之漸也。大夫而僭諸侯禮。是僭天子之漸也。惠公許以侯爵。公故晉文敢於僭王。聖人欲上全天子之尊。欲全主尊之分。必先下謹士庶人之分。必自正至卑之分始。守其下。所其衛其上。也。謹守士庶人之分。所以全天子之分。況公侯之近且貴乎。公侯於天子為近。可不謹乎。吾觀儒者之議禮。立結尾一段意。每力爭於毫釐尺寸之

間言。儒者議禮。必非持較公侯璧馬之多寡也。照本題如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席生席。此出記禮器篇。所爭者纔再重耳。此言爭於纔釐之間。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之堂七尺。出處同。工所爭者纔二尺耳。此言爭於尺寸之間。由庸人而觀。庸常也。猶言自常情而觀。天子諸侯之分。若尊卑。宜再重之。席二尺之堂。所能抑揚。言尊卑席殊。而所爭微細。何儒者之迂邪。設疑謂議禮者。似乎迂闊。大隄雲橫。托此譬喻。以解釋上意。隄累土石為之。以防水厄。此如山岳雲橫。以言隄之長。山岳以言隄之高。其視尺寸之土。若不能為隄之損益也。尺寸之土。以喻再重一尺之類。言有之不足。增隄而使高。無之不足。損隄而使卑。然水潦暴至。而不從漲。勢與隄平。水勢之高。漸與隄相等。苟猶有尺寸之土。未沒。此時而可見尺寸之土。有功於人。則瀕水之人。可恃無恐。恃尺寸之土。免侵削之患。當是時。百萬生靈之命。係於尺寸之土焉。極言其功之大。尺寸之土。可以遏昏墊之害。昏墊。謂民昏困而溺於水。尺寸之禮。可以遏僭亂之源。僭亂。謂始於僭。終成篡奪之亂也。此言儒者爭於纔釐尺寸之間。所關甚大。然則儒者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非迂也。非儒者之迂。勢也。洪皓紀詠名位不同。名位公侯實不同。朝王寶燕事從豐。賓賜玉馬皆均。賜禮數從茲假辟。

公傳曰見前左氏傳按湛露天子燕諸侯詩曰在彼豐草。喻同姓諸侯。號晉皆同姓也。

左氏傳號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杜預注號晉朝王鄭伯人以齊執其卿故求王為援皆在周倡義為王定屬陳人敢從得同姓宗國之援故傳詳其事不書不吉。陸德明釋文為王于偽及實惠后。注陳嬀後號惠后寵愛少子亂周室事在僖二十四年故傳於此。並云其後解林身又句解號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號晉朝上鄭伯又以齊執其卿故求王為援皆在周倡義為王定屬陳嬀歸于京師陳人敢從故陳嬀歸于京師實惠后陳嬀後號惠后寵愛少子亂周室事在僖二十四年故傳於此並云其後解止齊陳傅良章指號公晉侯朝王止陳嬀歸于京師上公逆后協禮不書見桓九年傳例非是實惠后為王子帶起傅東萊呂祖謙博議原莊公逆王后于陳此篇論人心不可有所戚蘇公奉子顓見莊十九年初王妣嬀于莊王生子顓子顓有寵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為之國以為圉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于禽既踞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既踞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顓以伐王不見出奔溫蘇子奉子顓以

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王處櫟。見莊二十一年鄭伯和王室不免。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偏舞。鄭伯聞之。見號叔曰。寡人聞之。衆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表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紆王之使。禍孰大焉。臨禍忘憂。必及之。盡納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鄭伯號公納王。見莊二十一年春齊命于須。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園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養。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會于首止。見僖五年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惠王崩。見僖七年冬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太叔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吉禱於齊盟于洮。見僖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左氏云。謀王室也。王子帶召我。見僖十一年夏揚桓泉卑伊祁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我。以救高狄。晉侯平戎于王。王子帶奔齊。見僖十二年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仲孫湫言王子帶。見僖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害平。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希召也。滑人叛鄭。見僖二十一年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士洩堵寇帥師入滑。富辰

請召王子帶。見傳二十二年。富辰言于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豈
曰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
師。王召之也。襄王以狄伐鄭。以狄女為后。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吏告難。見
僖二十四年。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師
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將也。又
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之。子玉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王
弗聽。使顧叔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王
又弗聽。甘昭公通於隗氏。王嬖隗氏。顧叔北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
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上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
王出過鄭。處于汜。大叔以隗氏居于濕。冬。王使來告難。曰。不殺不德。得罪
于母弟之寵子帶。鄭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
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師父告于秦。晉侯納王。見傳二十
五年。秦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孤懼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
信之。且大義也。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懼卜之。吉。晉侯
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濕。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
于王城。取大叔于濕。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天下之

事遠近隱顯之所在。初未嘗有定名。古非遠也。今非近也。古之事非隱也。今之事非顯也。惟吾心之所見如何耳。今之所謂甚近而易見者。莫如身之所親歷也。惠王身被于頽墓奪之禍。而復寵于帝。鄭伯身見于頽偏舞之僭。而復奏備樂。襄王身經于帶召戎之變。而復親戎狄。身遇之而復身陷之何耶。人心蔽於此者。急於彼。惠王蔽於僇。故雖近被墓奪之害。已如異世而忘之矣。鄭莊蔽於侈。故雖近見偏舞之僭。已如異世而忘之矣。襄王蔽於忿。故雖近經召戎之變。已如異世而忘之矣。是三君者。心一有所蔽。雖耳目之所親接者。視之惘然。如異世事。况欲責討使鑒數百年之衆責幽厲。使鑒數百年前之紂。難矣哉。故嘗論之心有所蔽。則以今為古。心無所蔽。則以古為今。是何也。心有所蔽。則觸情縱欲。鑒在前而不覺。數在在後而不知。身所親歷。曾未踰時。若醉若夢。視之猶太古洪荒之世。不復省錄。此以今為古也。惠策鄭伯之類是也。心無所蔽。則六通四闢。合于載為一朝。合萬代為一世。與古聖賢更相授受。更相酬酢。於無聲無臭之中。和同無間。此以古為今也。舜文若合符節之類是也。以古為今。以今為古。持在吾心之通與蔽耳。曷嘗有定名哉。嗚呼。人心不可有所蔽也。處當世之事。而蔽於私情。則雖易見之禍。有不能見焉。論異世之事。而蔽於陳迹。

則雖易見之理有不能見焉。惠襄鄭伯既蔽於私情而不能見其禍矣。後世論之亦未免蔽於陳迹也。自其迹觀之則鄭伯首倡納惠王者。號公從鄭伯而納惠王者。鄭功大而惠王反薄之。號功小而惠王反厚之。世皆疑惠王待鄭之薄也。襄王以狄伐鄭。富辰固諫之。襄王召子帶。富辰實導之。能見狄之禍而不見子帶之禍。世皆悔富辰子帶之失也。惠王失位於齊。桓霸諸侯之時。襄王失位於晉。文霸諸侯之時。納襄王者在晉而納惠王者不在齊。世皆咎齊桓之納王之緩也。揆之以理則惠王之待鄭薄本無可疑。富辰之召子帶本無可悔。齊之緩於納王本無可咎。是豈有難見之理哉。兩人交訟。其行賂多出於理之曲者。蓋恃直則不必賂也。鄭恃功之大而守其常。號嫌功之小而厭其諂。功已往而易忘。諂方至而易惑。此惠王之所厚號而薄鄭歟。劉文靜裴寂俱唐室功臣。然首建大義皆文靜之謀。非寂敢望也。高祖厚寂而薄文靜者。文靜以其功寂以其諂耳。凡唐史本紀人情豈相遠哉。故曰惠王之待鄭薄本無可疑。兄弟當親。戎狄當疎。子帶之不可絕。政如戎之不可通也。富辰教襄王親其所親疎其所疎本無二說。使襄王納其諫而不與狄通。則子帶何自而成其惡乎。苟與狄通雖無子帶猶不免於亂也。自古與戎狄共功者未有不為其反噬。唐之曰

訖。四。訖。本。以。以。高。車。部。也。安。保。山。反。肅。宗。指。其。兵。力。收。復。兩。京。自。是。輕。功。時。
八。疏。邊。晉。之。契。丹。五。代。晉。為。祖。以。河。東。節。度。使。殷。梁。丹。後。舉。兵。滅。唐。而。

據。其。位。割。幽。燕。十。六。州。之。地。與。契。丹。而。臣。事。之。出。帝。即。位。不。肯。稱。臣。於。契。
丹。契。丹。大。怒。遣。使。責。讓。後。大。衆。入。魏。出。帝。北。遷。始。借。其。力。終。罹。其。患。彼。二。

國。者。亦。豈。有。子。帶。之。霧。召。之。耶。為。襄。王。者。當。以。與。狄。通。為。悔。不。當。以。召。子。
帶。為。悔。也。故。曰。富。辰。之。召。子。帶。本。無。可。悔。天。子。猶。父。也。諸。侯。猶。子。也。父。有。

難。一。子。居。近。而。能。救。之。為。諸。子。者。幸。其。父。之。免。足。矣。何。必。競。其。功。耶。齊。桓。
霸。天。下。鄭。號。納。王。而。齊。桓。未。嘗。爭。其。功。當。是。時。風。俗。猶。厚。也。及。襄。王。之。出。

晉。與。秦。俱。欲。納。王。晉。文。辭。秦。師。而。獨。擅。其。功。外。傳。記。子。犯。之。言。曰。君。盍。納。
王。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夫。周。矣。何。以。求。諸。侯。是。猶。一。子。欲。專。救。父。之。名。拒。

諸。子。使。不。得。前。其。心。不。在。於。父。而。在。於。名。安。得。為。孝。乎。吁。亦。薄。矣。然。則。齊。
桓。晉。文。孰。為。咎。耶。故。曰。齊。桓。之。緩。於。納。王。本。無。可。咎。後。世。之。論。疑。其。所。不。

當。疑。悔。其。所。不。當。悔。咎。其。所。不。當。咎。夏。公。追。戎。于。濟。西。
杜。預。註。戎。來。侵。魯。公。逐。之。於。濟。水。之。西。何。休。註。以。

兵。逐。之。曰。追。陸。德。明。釋。文。濟。于。禮。反。林。虎。史。可。解。濟。西。濟。水。之。西。魯。
始。治。戎。

左氏傳不言其來諱之也。杜預註。我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重言諱之也。凡八。僖元年。文二年。文十八年。宣七年。成十年。襄三十年。昭十六年。孔穎達正義疏。註我來至其來。正義曰。傳例有鍾鼓曰伐。無曰侵。我之來也。魯人不知。宜無鍾鼓。故以侵言之。釋例曰。我之入魯。魯人不知。去而遠追。又無其獲。適竟不備。侯不在鍾。所以為諱。諱此君之嗣。亦所以示戒將來之君也。休竟叟句。解不言其來。不言我之來。侵伐諱之也。我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葉夢得觀此。但言其過我而躡之以見貶爾。言夷狄者。初未嘗以中國與之敵。天王敗績于茅戎。且不諱。我來魯。何足諱乎。趙汭補註。諱之也。啖氏曰。書追。明已去而追。直言事實。有何諱乎。公羊傳。此來有言伐者。其言追何。何休註。據公追齊師至鄆。舉齊侵也。徐彥疏。註據公至侵也。解云。即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鄆。公追齊師至鄆。弗及是也。大其為中國追也。註以其不限所至。知為中國追也。陸德明釋文。為中。于偽反。註及下皆同。疏以其至追也。解云。公追齊師至鄆。限其所至。乃追自為己追。故知如此。此來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註據公追齊師至鄆。弗及。不言于也。大之也。註大。公除寃恩及濟西也。言大

者當有功實也。追例時。疏註言大者至實也。解云公追齊師至鄆弗反。不言于今言于者謂公有大功於上法當賞矣。註追例時。解云即此。

文是而倍二十六年公追齊師雖在正月己未下不蒙日月葉夢得獻右非也。追非美辭過我而躡之爾。故葉夢得其不言我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

之不使我適於我也。范甯註通猶近也不使我得通近於我故君入竟望風退走。陸德明釋文濟子禮反濟水名適如空通近也。一本作介音界。

亦近也。竟音境。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為公之追之也。註言我速來至濟西必大有徒衆以公自追之知其審然。釋文為于陽反葉夢得獻

非也。說已見公羊我而公自追之。雖至于濟西亦何足以為大。范甯謂我速來至濟西以有徒衆為大。若是則我本不至魯而公即之于濟西何以

謂之追。非傳意也。何安國謂此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我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為國無武備啓我心而不知警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

而徹桑土聞暇而明政刑。注免寬暴雖按春秋書追者二。追我濟西識其境而不能預備也。追齊師至鄆識其出境而弗敢及之也。太晚不免預備

或備過於未至。至於我至境內又不免隨時應變。命將出師以勝非顧之敵及其已退乃輕于衆之貴躡其後而逐之何足取哉。杜氏曰見前杜